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目錄

卷一

遼左兵端

卷二

熊王功罪

卷三

插漢冠邊

卷四

毛帥東江

卷五

錦甯戰守

卷六

東兵入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一

遼左兵端

神宗萬曆元年二月遼東總兵李成梁請築寬奠軍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去薺陽三百里自薺陽寬奠並有市諸部落俱利交易遵約不開原撫順清河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者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地本古肅慎國漢曰把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遼宋曰女真永樂中把婁來歸歷代或撫或用兵其後王台益強能得衆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稱南關送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稱北關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兀堂西恍惚太常謀窺伺中

國而台介東西間捍蔽令不得合最忠順東陲晏然三十年
王台有力焉

二年十一月建州部王杲犯清河誘殺裨將裴承祖等督撫
張學顏總兵李成梁鼓行而前直搗紅勒寨斬首千餘級獲
畜馬無算

三年十一月王杲復犯邊副總兵曹鼐擊敗之杲遁去曹鼐
諜知杲匿阿哈納寨勒精騎馳赴之杲偽以燐掛紅甲授阿
哈納脫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質市夷急購杲乃走王台
所台素善杲開原兵備道賀濂遣使諭之台遂與子虎兒罕
執杲送境上檻車致京誅之時台官已都督授以龍虎將軍
秩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河建州北盡遑仰延表幾千里

八年十二月建州王兀堂犯魏陽寬莫復入犯永奠李成梁
逐北出塞二百里至鴨兒匿得級七百五十餘已而兀堂復
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兀堂遁
伏自此浸衰弱成梁晉爵圖遠伯

十年王杲子阿台復禡兵初王台既執送王杲杲子阿台服
之台叔王忠又戮北關祝孔革孔革子遑加奴仰加奴亦服
台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翼之已遑仰結昏西虜哈屯恍惚太
勢漸張侮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遑仰遂叛去阿台亦怨
王台之縛其父叛附遑仰各部皆雲翔不受約束東南關勢蹙
台竟憂死上嘉其忠特賜諭祭已而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

罕爭關送仰助之虎兒罕借兵西虜黃台吉黃台吉陽助罕
竇陰收其部落白虎赤等虎兒罕等亦死阿台報送仰誘土
蠻數侵孤山鐵嶺間置遠伯李成梁勒兵出塞別將秦得倚
馳而北李平胡馳而南大破台於曹子谷得奴一千三百餘
獲喜樂溫河衛指揮使印 九月阿台復糾衆大舉一從靜
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入前至遼陽城南渾河李成梁馳虎皮
驛援之阿台方擁千餘騎蹂躪撫順邊渾河口徐行去成梁
勒兵從撫順王剛谷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三面
壁立壕塹甚固成梁用火攻衝其塹兩晝夜阿台中流矢
死而別將秦得倚等已前破毛憐衛阿海寨誅海海故住牧
莽子河與阿台相濟為虐亦梟逆也 巡撫遼東都御史李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松大將軍李成梁帥兵討北關。還仰設計盡殲之初。還加奴
仰加奴與白虎赤西借煖兒恍惚太等。却率騎萬餘。關王台
孫猛骨字羅並虎兒罕子。多高暴日尊於關。時邊帥方用兵
阿台不暇。及總督周詠因多商弱。猛骨字羅嗣立。衆未附。請
加勅。以便彈壓。報可。而十二月。送仰二奴。乘冰堅。復糾衆攻
猛骨字羅大據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再宣諭。還仰益驕。挾請
貢勅。於是定計。李成梁伏兵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
南樓上。先期命參將李圖宿振武等。夾四隅伏。遣備禦霍九
臯往諭。約軍中曰。如賊入圖。總撫則張幟。為號。棄甲勿起。不
者。聞砲聲。即鼓行而前。如令亡何。還仰擁精騎三千餘。到鎮
北關。請賞以三百騎。詣關門。頗橫恣。目白虎赤。斂霍九臯。

反擊一人墮馬餘賊攢殺營兵十餘人軍中砲響伏盡起遂
前斬送加奴仰加奴及白虎赤送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
子哈兒哈麻織馬

十五年八月巡撫顧養謙奏言海西南關乃開原藩蔽仰送
餘孽乃南關仇敵今相侵凌宜勦以杜後患從之初王台孽
子康古陸奔送加奴乘虎兒罕斃即來歸妻其父妾温姐分
海西業與兄子猛骨孛羅互商鼎足立會送仰既被殺送加
奴子卜寨仰加奴子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仇西連恍惚太
等侵擾海西互商及數人威遠安靜堡而那林孛羅尤狂悖
挾賞索賄如送仰時古陸故仇虎兒罕思甘心互商遂為
北關內應約互商部屬阿台卜花反攻互商擄其資畜而猛

骨孛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收互商妻協謀攻之開原
兵備副使王緘撒恭將李宗召遊擊黃應奎勒兵出不意突
執溫姐康古陸已忿殺溫姐則猛骨携釋之止因康古陸待
命而猛骨竟為北關脅誘從那林夾攻互商因自焚其巢往
十八寨並劫溫姐去巡撫顧養謙以降丁一人為鄉道引兵
赴之壘那猛壘而陣猶負固不下養謙督將吏殊死戰拔其
二柵斬首五百餘級始窮蹙請降乃釋之

十六年十二月宣遠伯李成梁從威遠堡出塞卜寨棄其師
入那林孛羅壁成梁縱兵直抵城下發大砲擊堅城城盡裂
中輒洞胸卜那窮蹙乞哀開原兵備副使成遊並釋康古陸
以存互商進卜寨那林諭之並服遊命互商以叔事康古陸

以祖母事溫姐古陸病且死感國家不殺恩屬溫姐猛骨李
羅無負天朝尋溫姐亦相繼死遂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
之猛骨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

十七年建州遣使請貢且以斬叛部克五十聞 建州主名
哈赤父塔失王杲女孫婿也先是李成梁藉之克阿台死於
兵時建州主兄弟入中國後海西南北關更相仇殺而速把
孩伯言把都等復跳梁於西成梁勢不能東西奔命遂復建
州以殺海西毛憐之勢而建州主乃還國收集舊部生聚教
訓陰有併吞諸部之志尋出兵擊歹商約昏罷兵漸取張海
色失諸地勢坐大至是遂晉秩都督

十九年歹商死猛骨李羅請補雙貢卜寨那林李羅請復都

督許之先是卜寨以女許互商那林孛羅妻則互商姊也互商嗜飲多殺戮衆稍貳一夕往卜寨受寶因過那林視姊中途那林卜寨陰令其部擁思哈射商陸乃歸罷擁思哈執之以獻總督侍郎却保謂互商與那卜有夙怨令射死中道情甚隱難深求請梟擁思哈示法互商子騷台住等並幼依外家所遺部落並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骨侯成立議給於是猛骨補雙貢而那卜亦以有偵探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猛骨字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益孤且弱又日與北關尋兵卒至於亡

二十三年總督侍郎張國彥奏稱建州統率三十二部保塞
晉爵龍虎將軍

二十九年建州請補雙貢時海西漸微弱建州方欲乘時圖之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日酣於關猛骨不能支以子女質於建州求援那林怒布飛語煽之建州遂執猛骨置寨中盡獲其資并猛骨妾三人中國遣使問故乃歸猛骨次子草把庫及其部落百二十家以女女猛骨長子吾兒忽答於是撫忽答保塞那林孛羅亦願歸所擄勅書六十道請補雙貢如故事然忽答益微不能自立南關不絕如綫旁部益折歸建州矣

三十三年三月遼人在京者求爾遠伯李成梁復鎮輔臣沈一貫以聞乃命成梁為前將軍鎮守遼東先是成梁既老于如松襲職總兵驍勇敢戰累立顯功二十四年土蠻等部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入塞如松恃勇將輕騎襲之中伏收沒驍將李平胡張玉等皆死自是煖兒妙化等出沒遼陽廣實間邊將不能制乃復起成梁守之時成梁年已八十十一月議徙寬奠新疆民居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為甌脫即元年成梁所築六堡也時建州勢坐大漸逼寬奠成梁再出鎮乃有此議已而建州主與其弟速兒哈赤先後請金繒即於灤陽清河諸沿邊田土灘派給之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及成梁等俱以招回華

人叙功

三十四年六月遼東總兵前將軍實遠伯李成梁卒予祭葬十月兵科給事中宋一韓奏成梁及巡撫趙楫棄地啗敵時建州遣使問清河沿邊參直復入送車價語輕中國邊吏

倉皇請兵設防故兵科有是奏

三十五年十二月巡按遼東御史蕭溫言建州聯西虜煖鬼伯締昏忽刺溫借糧朝鮮聲勢巨測試購那林李羅與合兵發五路以逼西虜協薊兵以雄內地諭朝鮮以防外逸內外夾攻如昔年取仰逞事亦消患之策也

三十六年三月禮部言建州統衛所二百有四城站五十八貢市自開原十月入關如次年正月不至邊城例請遷定奪今自三十二年建州海西入貢直至今日矣遼東鎮撫稱其併毛憐兼海西南關諸部而有之惟北關那林李羅金台失竭力死守苟延旦夕又聞其飾名珠捐重寶以通北虜此其志不在小遼東戰士不滿八千而建州控弦之騎三萬思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可為寒心宜詰所以違貢者何故十二月建州遣使修貢如
例

三十七年二月巡按遼東御史熊廷弼奏前巡撫趙楫總兵
李成梁棄寬奠六城延袤八百里概作逃民因極言遼左危
急五月建州兵萬騎修南關故壘又以七千騎進屯廣順關
靖安堡尋引去復搆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熊廷弼請募
兵厲械收宰賽以孤其援已而建州自願減車價還張其哈
喇佃子故地廷弼言舊鴉鶴關與橫江未歸宜如前議剪其
翼而嚴為備而科臣請釋建州為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救
爾東方上從之

三十九年十二月建州主殺其弟達兒哈赤遣兵侵兀哈諾

部及其婿江夷卜台吉卜台吉急率所部投北關建州又嘗
議昏於北關老女北關不肯由是屢興兵攻金台失白羊骨
時那林孛羅新死金台失幾不支

四十一年三月建州蓋望南開曠土圖窺併糾宰賽煖卜兒
亥卜兒兇等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邊吏告急亡何遣使
千骨里來訟北關匿婿狀言不背漢願質子為信巡撫張濬
信之遣官藉大成往諭時建州意圖北關恐中國援之為慮
兵計乃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廣濬濬修其功
上之且言北關貪參貂之利誘匿卜台吉建州富殖遼人久
為所用此未可以虛聲啗奈何勞兵匿餉為北關守老女遁
壻且北關為我守二十餘里之邊建州為我守九百餘里之

邊建州失人增遼陽九百里邊患是謂無策然是時質子甫入而建州已嚴兵圍燒金台十九寨矣兵部以質子真偽難辨留之恐見給不如遣還從之十月北關來告急總督薛三才巡按張五典疏爭失策請令總兵麻成恩曹文煥分兵屯開原觀其變御史翟鳳紳亦言建州意不在塔與女特借負匿兩端為北關罪似不必達其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使中國名污而體衰今北關勢且不支宜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成恩屯瀋陽而令別將駐清河撫順以壯聲援朝議從之乃發火器兵三百人助北關居守並給以芻糧爨具時北關苦饑部落畔去甚衆至是始有固志建州兵尋引去四十二年三月建州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叅議薛國用奏之

會巡撫都御史郭光復新至遼援兵漸集光復乃遣佟養性往牀以利害仍從約退地定界立滿字碑界上有部落盜斃陽馬即戮之碑下以示恭順

四十三年三月建州復修貢如例初建州遣使入中國嘗多至千五百人索車價傷驛卒至是僅十五人五月北關白羊骨以老女婚煖鬼子莽骨兒大建州兵三千屯南關然恐

撫順清河之特其後按兵不動

四十四年春建州稱帝建元天命

朝鮮咨報建州移書稱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指中國為南朝

四十六年四月京師宣武門至正陽門三里水赤經月甲辰建州祥令部慈赴撫順市而以勁兵踵其後遂突入城中軍千總王命印把總王學道唐鑰死之遊擊李永芳中軍趙一

鶴以兵五百九十人降乙巳分兵下東川馬糧中三堡殺守
堡官李弘祖執馬根山守備李大成巡撫遼東都御史李維
翰貪而寡謀急遣總兵張承胤胤援之承胤胤知敵方銳叩門求
一見維翰不得倉卒分兵五路至撫順翰復遣紅旗催戰建
州兵三路陽退誘承胤胤前以萬騎天擊承胤胤敗沒遼陽副總
兵顧廷相遊擊梁汝貴突圍出見失帥仍陷陣死之全軍覆
沒建州因以漢字傳檄清河時寧煖屯遼河西岸劄化屯鎮
靜邊外虎坡免慙傳詞恫喝東西颺動報至舉朝震駭輔臣
方從哲薦舊撫楊鎬仍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經畧遼東
鎬本庸才萬曆二十五年援朝鮮未見敵奔潰輔臣沈一貫
掩其敗狀以捷聞至是益老且懦識者知其必敗特起前

夏總兵李如柏為前將軍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用廷議發帑金百萬濟師上以內帑無措止許十萬竟不時發閏四月建州令歸漢人張儒紳等致書議款自稱可汗備言七宗恨事大畧言祖父被害背盟護北關嫁老女三岔柴河退壘諸事五月丁未建州兵下撫安三岔白家衝三堡會大雨河水泛漲乃退出境經畧楊鎬兼程受事李維翰奪職去鎬兼攝巡撫杜松劉綎兵出關給司金六萬兩市戰馬 南京大理寺丞董應舉上言閏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五月朔日水盆仰照見日旁黑氣游移忽入日中日先轉暈不定旋為黑餅蓋日上不盡日光奄奄如紫臣考李德風王麻通政占曰黑日與日對外國乘華一曰日出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時有黑日掩日化外侵中國掩盡則禍不可言 六月建州
兵攻開原鐵嶺衛告警乃變杪化等犯長勇堡 七月建州
兵從鴉鶻關入逼清河堡堡在山巖中號天險獨東隅稍平
戍卒五千二百五十人督臣以地重遣遊擊張沛率兵三千
助之至旬日見攻沛議乘夜掩其不備裨將凌雲程亦請戰
叅將鄒儲賢謂敵衆我寡不如固守待援建州兵戴板屋進
攻自寅至未不退墮東北角守兵砲不繼因積尸上城沛戰
死儲賢遙見李永芳招之亦大罵赴敵死三岔至孤山並遭
焚燬清河民兵萬人皆沒時援兵俱在數百里外獨叅將賀
世賢自變陽馳赴之克一柵斬百五十級 九月建州兵五
千騎出撫順關入總兵李如柏率遊擊尤世功等馳瀋陽拒

却之已復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而去楊鎬諭北關失
攻之北關觀望不敢發巡按御史陳王庭遣南關舊裔王世
忠往說胎以千金且曰虎墩兔愁輩能立功行得厚賞也

十月慧見東方長竟元五十日始滅 十一月北關金台失
以襲建州克一寨遣其子得兒革召州來告捷

四十七年正月援遼師征調大集朝議恐師老財匱欲其速
戰楊鎬皇逸計無所出輔臣方從哲兵垣趙興邦皆不知邊
計於紅旗催戰從哲復遣鎬書促之鎬乃以二月十一日誓
師遼陽分兵四路山海關總兵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
順關出塞趨瀋陽攻其西分巡兵備副使張銓監軍總兵馬
林率遊擊麻叢丁碧等從靖安堡出塞趨開鐵及都司賈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兵備道僉事潘宗顏監軍通判董爾
礪贊理前將軍總兵李如柏率參將賀世賢等從鴉鵲關出
塞趨清河攻其南參議閔鳴泰監軍總兵劉綎率都司祖天
定等從瞭馬佃出塞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
其東兵備副使康應乾監軍推官魏之龍贊理四路計兵十
萬瀋陽路最衝復以保定總兵王宣趙夢麟並隸杜松戲下
原任總兵官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策應誓畢
臯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以徇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會大
雪迷徑諸軍乃改期二十五日杜松知敵未可乘說楊鎬不
聽松密上書當事冀緩師李如柏遠其使責之不達劉綎昔
與鎬共事朝鮮素不協綎得檄亦以地形未諳請鎬怒曰國

家養士正為今日若復臨機推阻有軍法從事耳懸一劍於
軍門緹不敢請時兵未發而師期先泄建州得預為備曰憑
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三月甲申朔杜松出撫順越五嶺關
直抵渾河日暮軍欲止不聽遣人視河水不及馬腹而河中
橫小舟數十松喜氣益銳裸騎徑渡衆請甲松笑曰入陣被
堅非夫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不知甲重幾許麾兵而進士
卒皆解衣涉水齊於胸松兵前獲十四人焚克二寨乘勝明
日遊二道關小勢崎嶇過建州兵可三萬騎松登山顛呼飲
飲已出戰林中伏發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不解而車營鎗
砲兩阻渾河不得渡蓋建州兵知松最勇先墜渾河上流俟
半渡決之而松方氣盛乘說直前後軍分為二不覺也建州

悲精銳扼松會日暮黑霧障天前後萬炬忽明松矢盡道窮
與王宣趙夢麟等俱殲焉軍盡覆松榆林人守陝西與胡騎
大小百餘戰無不克捷敵畏之呼為杜太師而不名被召
過潞河祿示人曰杜松不解書第不若文人惜死體創如瘡
潞人為揮涕松方出師牙旗折為三識者憂之李如柏陽灑
酒拜送曰吾以頭功讓汝松慷慨不疑臨行携柁械自隨曰
吾必生致之勿令諸將分功也如柏復遣人語之曰李將軍
已自清河抵敵寨矣松踴躍向前卒陷沒既敗楊鎬欲掩已
罪猶言松違律喪師撫按周永春陳王庭亦如之或曰如柏
故置奸人為松鄉道陷之也開鐵總兵馬林改由三岔出塞
屯稗子石夜聞杜松兵敗軍中遂譁及旦而建州兵乘勝來

攻林急引去監軍潘宗顏殿後與遊擊竇永澄麻巖守備江
萬春通判董爾礪等鏖戰死之初林未出宗顏上書楊鎬曰
馬林庸懦不堪一面之寄乞場別帥而以林遂作後應不聽
果敗劉綎兵出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連剋十餘堡軍聲
大震養子劉招孫以孤軍之援請追師綎曰汝視楊經畧肯
慙道我輩耶報主致命正在今日軍次清風山建州兵得杜
松疏矢使諜馳給之命亟求合戰綎曰同大帥乃傳矢禱我
哉諜曰主帥因事急取信耳綎曰始不約傳砲乎諜曰塞地
烽墩不便此距建州五十里三里傳一砲不若飛騎捷也綎
首肯諜還報遠立傳砲綎軍意松先登疾趨之建州兵假杜
將軍旗幟奄至綎不之備遂闖入陣陣亂綎中流矢傷左臂

又戰復傷右臂縫猶鑿戰不已自巳至酉內外斷絕縫面中
一刀截去半頰猶左右銜笑手織數十人而死劉招孫救之
亦死遊擊喬一琦血戰三日夜建州兵必欲生致之投崖而
死朝鮮裨將金應河據山為營嚴銃拒敵朝鮮兵善火器習
銃木牌並列如堵開穴置銃陣甚堅俄風霾銃不得發兵大
至應河猶據胡床持大弓射之力屈死其帥姜弘立金景瑞
降縫初留周文為後繼擁眾不敢進竟還牛毛寨縫南昌人
父顯嘉靖間名將也縫鷲勇善大刀每上陣輒呼二近侍收
網繩飲酒斗餘網入內數寸兩目瞋出如電援朝鮮擒岳鳳
平楊應龍功為諸軍冠與杜松齊名是役也縫畧意亦初不
在戰虛張撻伐冀取近寨小捷得塞軍書而劉杜俱宿將有

犁王庭之志遂轉戰深入遇伏盡沒三路凡喪師九萬馬四萬輜重器械無算惟李如柏竟以經畧合前退保開鐵不見一敵而還報至舉朝震駭煖兒諸部乘機沿河挾賞建州游騎窺清河瀋陽間初四路之出朝鮮遣將將萬人從劉將軍先登盡陸而北關於朔三日方以二千騎赴三岔則三帥已陷沒矣時建議皆謂李如柏畏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疑有謬巧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京師計借孝廉五六人交薦之給事中李奇珍以李氏世將恐開藩鎮之漸爭之不得竟以如楨往初李氏當成梁盛時所招致健兒甚衆恣其所好凡衣服飲食子女第宅及呼盧狹邪之類俱曲以濟之有求必予或責以零勦叔帳或責以禦敵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登計級受賞即除前貸故人樂為之死而是時江陵張居正當國以法繼天下尤留心邊事成梁晉爵實遠伯以金貽之居正語其使曰而主以百戰得功名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收故其時雖多苛察人奉法惟謹萬曆中牛神宗深居不出李氏之費養健兒者漸移以結朝貴凡撫按出都必預有以結之至則相與雷同任其欺蔽凡山人墨客求朝貴書出遊者必以李氏為利藪李氏子弟恣意聲色婦人出遊騎若雲錦而功名衰矣成梁如松既歿如柏輩皆歟跨子既弱且蠢父兄之風無一存者廷議猶以李氏兄弟與建州世舊冀糜制之不知其相怨最深如柏如楨相繼敗而遼事益不可為矣如柏尋雉經死如楨亦論辟繫獄崇禎聞得釋

進論成梁功襲爵

陳子壯曰甯遠伯李成梁馳驅疆場四十餘載先後血戰上首功一萬五千拓地七百繫遼把亥阿台擒王杲皆名渠雄長雖古衛霍之功何以加茲或以其棄地誤國大抵謂寬奠六堡耳夫寬奠本成梁開拓地名張其哈喇海子中外沃壤一望膏腴時邊地稍閒漢兒往往出塞掘參生聚日繁輸稅於建州成梁遣韓宗功收還之而愚民安土重遷且渡河冰裂南人吳大受受婿死焉深懃宗功遂以棄地之說布都下科臣聞風入告而功高不賞矣夫建州生聚教訓三十年寬奠即不棄將不為板升之績乎邊更不能守遼西而苛責成梁以棄寬奠此刀筆吏所以欺人國家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一終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二

熊王功罪袁應泰張銓附

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以大理丞熊廷弼馳渡遼宣慰軍民初廷弼以御史按遼策遼左必危上疏請募兵厲械收北關為戰守計而廷議多忽之不特用至是三路覆師舉朝震駭故有是命 四月建州兵入鐵嶺柴河撫安等堡 五月復大舉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開原鐵嶺撫安堡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畧總督爭相見禮不設備 六月建州兵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寧煖新盟之不備兵至立隔西虜方市慶雲堡間變亦結聚亮子河踰日李如楨報稱西虜三萬騎圍鎮西堡藩鐵軍民驚

清 免經畧楊鎬擢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經畧遼東廷弼入京陛見國子司業張鼐疏請京營
簡選鋒三千壯其行僅得千人至關門廷弼留其馬盡遣還
以御史張銓巡按遼東廷弼上言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
師則遼鎮不可棄河東遼之腹心也開原河東之根柢也今
開原破清河棄慶雲掠鎮西圍鐵嶺數城人逃亡盡矣獨遼
陽瀋陽為河東孤立而昨楊鎬奏瀋陽民逃軍亦逃遼瀋何
可守也然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
瀋前日之寇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僅東北一道使
當事不急戰復清河撫順守寬奠於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
犄角以漸蹙之敵處穴中耳自三路敗開原失則朝鮮北關

皆陰順之矣開原城大而民衆敵攻開原西虜即犯慶雲圍鎮西則為彼用已可知如敵以數十萬金饋虎墩諸部入犯昌薊宣大以縱中國不敢出京城一步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海道取登萊天津勢所必至也乞勅廷議募兵餉毋旁掣毋中格上然之仍賜尚方劍時翰林講討丁紹軾猶致書廷弼請如范仲淹遺元昊書諭以大義寓反己自責之意廷弼得書不報司農亦以軍餉無措姑開款令郡邑捐助識者嗤之七月勅化陷十方寺堡建州數萬騎自三岔口攻鐵嶺衛從寅及長下之初開原既克鐵嶺驚潰建州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邊營傾備甚疎望風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而破總兵賀世賢率兵赴之不及得零騎數十級時熊廷弼携

兵八百甫抵廣音聞西虜圍鎮西堡合侵勢甚急會兵禦之
營官兒屯命給事中姚宗文閱視遼東八月經畧熊廷
弼入遼陽斬陣逃裨將劉過節王捷王文鼎以徇設壇躬祭
撫清開鐵死事將帥軍民且諭北關白金必復意上度廷弼
已視事遣緹騎逮楊鎬下於理御史陳王庭疏糾李如楨謂
宰賽因建州陷鐵嶺引兵爭掠被執如楨竟襲西虜殘級為
首功廷弼亦奏如楨十不堪謂建州陷開原飽颺捆載不能
遮擊鐵嶺與宰賽爭殺不能乘其散更虛報西虜三萬圍鎮
西致遠藩驚竄願急調李懷信代將移開原道僉事韓原善
於瀋陽從之崇禎二年楊鎬斬西市李如楨以父成梁功釋
還家建州遣疑兵綴遼師擁騎數萬直抵金台失寨自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至午下之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白羊骨窮蹙出降被殺
北關亡潘陽邊軍聞之驚潰廷弼亟遣守道閔鳴泰往撫至
虎皮驛哭而還初開原鐵嶺相繼陷北關益孤恃婚虎墩兔
愁及煖兔為煖既而宰賽以爭掠鐵嶺為建州所獲因繫之
以鈐制諸部故煖兔抄化等俱觀望不敢救 九月朝鮮報
建州治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購抄化煖兔諸部寬奠鎮
江告急 熊廷弼慮瀋陽空虛難守決計奏保遼陽挑墜瀋
濠人始有固志初邊吏多剋月餉自肥軍士饑疲不能戰廷
弼斬遊擊陳倫以徇 十月謀報建州遣兵詭女裝謀焚海
州軍糧絕餉道巡撫周永春以聞請增兵戍鎮江以衛朝鮮
貢道熊廷弼檄總兵柴國柱屯虎皮驛扼其衝苦餉匱還遼

陽十一月調楚蜀兵援遼永順保靖宣慰司俱中道潰石
砭宣撫司馬祥麟奉邦屏率兵數千人赴援建州數萬騎
自開原松山堡入收獲去已復擁衆入龍潭口又往開鐵馱
運害粟熊廷弼決計堅守漸偏之策上言今日制敵曰恢復
曰進勦曰固守而此時語恢復語進勦未敢草草不知分布
險要守正所以為戰也然守亦未易頃者臣至各邊相度敵
之出路有四東南為靉陽南清河西撫順北柴河三岔兒間
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此險要
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應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五六員主
帥一分前後左右各營對壘則前鋒迎之中軍繼之左右橫
擊之後軍殿之分奇正以當一面鎮江設兵二萬裨將七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員副總兵一分屯義州鎮江夾鴨綠江而守如敵犯朝鮮四
路分揭以牽之敵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搗之此
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
用西北兵寬叢林菁險阻可專用川土兵鎮江水路之衝當
兼用南北兵此兵將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
營貯放易糧兼作退步且兵隨各帥往塞上遼城空虛宜再
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海州三岔河設萬人聯絡東西
以備後勁金復設萬人防護海運以杜南侵各邊畫疆而守
小警自為堵截大寇互相應援選其精悍者迭出以撓之此
征行居守之大畧也敵兵計十萬今議官兵十八萬此毫不
可裁者上是之時遼事棘公車章滿率朽腐不適用廷弼身

歷各塞決計坐困欲效趙充國制西羗而言脫於口尋擊肘
國家所用人欲卯出酉效否且白簡隨之卒以大壞 十二
月命總兵劉光胤駐海州犄角遼陽麻承恩駐三岔河援廣
甯 是年天下加賦八百萬遼餉三百二十四萬車三萬七
千輛牛七萬四千頭關門日造器械遼東餉司歲五百餘萬
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告急初建州遣使通朝鮮不從乃分
兵攻滿浦等堡命邊吏援之 兵部贊畫主事劉國縉募新
兵分戍鎮江寬輓清河等處全伍皆逃熊廷弼上言以遼守
遼之說屢試不驗矣遼瀋撫清鎮江寬輓皆敵衝不多置兵
無以當其出入而議者多主資糧之說屯聚一處相去數百
里必不能濟事 三月遼陽火藥局災 四月諜報建州潛

師海蓋欲誘總兵賀世賢往援因急攻遼陽杪化詐稱建州
內變以懈我師建騎運鎧仗赴遼河又收江夷窺海道熊廷
弼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進逼之建州兵未敢深入乃誘
伯要兒歹青等脫河西徐圖乘敵釋宰賽往會兵遣王子同
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 五月西虜萬餘騎攻圍沙嶺堡總
兵李光榮救至圍解 六月經畧熊廷弼以四百騎歷撫順
清河巡邊經歷程崙阻之不聽建州乘經畧離遼陽以萬騎
由撫順關萬騎由東州堡深入至渾河總兵賀世賢以三百
人屯瀋陽柴國柱以二百人屯奉集拒却之廷弼歷鳳凰城
而還建州兵旁畧山城克花嶺許毛子山等寨 七月熊廷
弼劾免兵部贊畫主事劉國縉廷弼初至遼勇於任事號令

嚴肅身自傾探將士多畏而服之遼事幾振然負才使氣多
謾罵人時朝貴皆碌碌徒以臺省之焰凌人不復念國事姚
宗文以科臣往閱視贊畫劉國縉者舊臺中以攻道學與熊
姚皆同類也然熊頗獨立自許姚劉皆以夙好望之彌相失
劉主用遼人而熊謂遼人不可用與相詈既而劉罷職姚歸
朝遂熊之議遂起矣

光宗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也八月以袁應泰巡撫遼
東九月建州兵入撫順蹂躪而去御史馮三元疏參經畧
熊廷弼大畧言開鐵被陷禾糧塢積廷弼不能簡輕騎齎還
北關告急道臣欲以萬人往援廷弼不聽遼人曠兵可用而
不用健兒戰士不以殺敵而以執工廷弼上疏自理曰開鐵

委棄禾糧臣抵遼即行各總兵收割不能則焚之而李如楨竟不肯往臣發憤屢見疏牘北闕報至開原道韓原善方駐瀋陽軍民一呼而散亟遣分守道閻鳴泰往赴之至虎皮驛痛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三元言道臣欲以萬人往不知道臣屬誰且鐵嶺不能援而侈言援北闕此欺三元者過也備守開原臣始終謂是要著然所殺軍丁皆其守城不能戰者如柴賀李三軍實未用也若云必惟敵是求是復為合箭之催矣贊畫新兵聞江潮聲即奔潰東山曠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微三元言臣不知遼人曠兵可用也疏上三元及御史張脩德給事中魏應嘉交章駁之熹宗即命應嘉等往遼勘明給事中楊漣言勘事不宜遣原疏官乃改命朱童蒙往

廷弼獻尚方劍席葦待罪以巡撫袁應泰經畧遼東

熹宗天啟元年二月御史周宗建上言遼事之壞不壞於無
兵無餉經畧將帥之無人而壞於大臣之無識方撫順失事
楊鎬十萬之師征集塞下此時脩築撫順守隅觀變此定算
也而輔臣一言昏戰全銳俱亡則宰相之無識也既敗之後
唯有亟脩開原聯絡北關為死守計此定算也而輔臣漫無
經畫推轂一紉袴之李如楨開鐵既陷北關淪亡則又宰相
之無識也既而起熊廷弼於田間鑿濠峻堞城瀋陽屯奉集
相形勢布聲援使敵騎不敢深入人方有固志而閱視姚宗
文一遣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遽與今日新臣受事壁壘
初更唯有守廷弼已效之規絕敵人中土之市使其退有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疲進無大獲一破嬰城自守之訊洗明廷弼孤憤不平之氣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算也而當國者復隨人高下一無短長特而敵退遽言進取特而敵來便思退避不幾為趙宋之覆轍哉 三法司定楊錫李如楨罪各斬 兵科給事中朱童蒙劾遼事竣回奏稱 熈廷弼無大失但不宜倖倖求去上曰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聽其回籍復有及時起用之旨蓋輔臣劉一燝意也 建州兵凶奉集監軍道高出與叅將張名賢嬰城自守初建州數百騎先至李秉誠不敢以一矢加遺遂大舉圍奉集袁應泰募死士突圍而入投高出以方畧總兵朱萬良出警赴援不戰潰開原道崔儒秀援之出等亦固守乃引去 三月建州兵復大舉圍瀋陽載攻具傾國而來十一日夜半渡渾河十二日逼瀋陽先是按臣張銓巡

視瀋陽見城中降夷充塞懼有奸人為內應屬諸將謂敵若臨城當盡徙之城外已而建州兵傳城下大將尤世功賀世賢力禦世賢持鐵簡獨當南門外撲殺甚衆力罷退建州兵從東北隅以新土填塹城上連發砲礮裝藥即噴建州兵蜂擁過濠急攻東門世功死城下城內應之開門而入世賢從西門出走屯立木山衆議以賀降為慮經各手書自答使使招之使再往乃夜至長勇堡遼人疑為西虜舉烽世賢駭遁去第使人來云得當以報也後遼亡賀無依遂為衆所殺或曰賀已降遼陽破時與李永芳竝入城云 初遼陽恃瀋陽奉集二城為藩蔽而瀋東捍建州西障土蠻較奉集更重瀋陽既陷奉集失犄角之勢亦沒時統將勁卒皆萃瀋奉遼兵不滿萬十五日收報至始檄各路兵守遼陽初瀋陽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急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敵謂與潘陽兵內外夾攻可以成功士卒亦踴躍爭先不用及潘陽陷諸將憤激曰我輩不能殺敵掠潘乃在此三年何爲石碯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札營兵既渡河營陣未定建州以戴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迎擊敗白標兵又敗黃標兵擊斬落馬者二三千人却而復前如是者三時川兵營甚堅李永若得中國砲手親釋其縛人賞千金卽用以攻川兵無不立碎者東兵益集諸軍饑疲無後繼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周世祿從西北逸出鄞起龍臺見龍奪橋西奔俱走入浙營建州兵追圍之數重浙兵用火器距戰擊死甚衆後火器盡復接戰良久乃敗大將裨將一時盡沒矣當川兵渡河時朱萬良善弼

擁兵至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動及建州兵偪浙營良弼稍引
衆而前鋒一交即披靡不能支故浙營嘗受敵而敗十九日建州
兵渡渾河直走遼陽至四里舖袁應泰督催總兵尤世祿等領兵
拒敵時遼陽士民皆曰開鐵以不戰而潰今欲守遼必須力戰應
泰軍容劍佩從東門出引大兵渡河設伏迎擊留川土兵守城至
夜宿城東北看花樓各道有傳令箭撤所伏兵者二十一日建州
兵遂擁砲車徑渡太子河在山東結一大營官兵陣於東城外建
州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轉動如戰車以避鎗
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車載泥填溝壑最後一層仍用
鐵騎人馬皆重鎧俟大砲既發突而出張左右翼殊死戰人莫克
當者官兵不能支應奉亟退入城先是朱萬良以不救瀋陽當斬

乞貫罪自効至是陷陣死之應泰銓畫疆而守應泰守北門銓守西門冀日昧爽傳令城中散米晨炊給戰士食令壯士開西門傳餐人肩摩出有游騎突犯其前應泰亟從東門馳入督虎旅軍持赤挺撲退扁城門如故忽傳兵已入城監軍高出縋城走人心益搖城而建州兵又從西北隅拔閘洩水官兵夾濠對擊喊聲震天以火箭燒茅屋却之建州兵乃結營東南堅壁不動第畧輜重粒食爲久駐困城計已又以騎兵薄東門應泰趨東城樓指揮力拒之步兵攻小西門列旗牌河西岬縛草人於牌前令二人從後擁之逼城以誘官兵迺縱橋入戶門板柵祿竇欲併橋夜渡城下應泰抽別隊兵增守西堞備之是時日已晡乃出各監軍道催督將領合力救援監軍中維耀從小西門突圍中箭墮水扶傷而起城

上土兵見之驚亂幾不支二十三日東西兩隅夾攻甚急張銓與分守道何廷魁向應泰慷慨矢志應泰曰泰不才微尚方罷靈固誓以身死巡按無聞外專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銓應曰銓血性男子固不肯後人死也時各門併攻益急火器已盡小西門火起遂有開城應者城內大亂應泰知事不可爲驅妻子婢僕登樓架砲擊之樓燬舉家殉焉應泰佩劍印引刀自裁何廷魁沉妾女於井以身繼之監軍崔儒秀與徐都司痛飲自縊遼遂亡方城陷時張銓衣繡衷甲下城從者擁出小南門請易服勿許還入署李永芳來謁謝無狀銓曰汝爲我言我對誰言今無及矣乃擁之去永芳扶銓並轡行因說降銓銓投於地面傷馬入見建州主挺立於庭左右抑之拜銓瞋目大呼曰吾天子憲臣肯屈膝耶

銓有膂力拉者輒披靡猝出將兵之復呼入爲歛言撫慰者再銓終不屈有王子自外入舉刀欲砍銓引領以受則誘曰送汝歸何如銓曰我以死爲歸耳既不可奪送之輿却輿送之騎却騎命二人扶之上馬還署中父老諸生泣隨之謂永芳曰幸護張使君銓厲聲曰汝等良百姓乃爲我索命他人乎衣冠向闕拜拜已遂自經死建州人相謂曰此忠臣也棺而葬之建祠於北門外銓山西沁水人萬_曆時銓上言經臣鎬大將軍如栢如禎不可用兵不可募餉不可派敵未可乘未幾三路覆師果如銓言已得按遼命所親曰公資十年俸六年報竣矣公不往誰驅公者銓笑曰遼左失陷朝廷震驚士大夫不能爲天子分憂而畜駿馬遺妻孥先去以爲民望何恠邊關壯士望風鼠竄哉驅車就道既抵關敵騎充斥

居民空無人銓請撫臣統河西兵移駐海州督臣統山海兵移駐
廣甯以張應援之勢疏未上而遼陷事聞與廷魁儒秀暢祠額三
忠裨將新建張神武初以誥誤繫獄論死朝議便援遼立功部卒
僅二百人甫抵山海而潘陽陷督臣文球見其英爽甚壯之而易
其兵少神武獨慷慨請行至廣甯遼陽復陷撫臣薛國用愛其才
欲留之對曰神武以援遼來遼陷矣欲援者何用國用曰爾衆幾
何曰二百餘騎國用曰是足以救遼乎曰不能救而遂罷援欲援
者何用於是乘夜渡河東至首山去遼城七十里心知孤軍深入
無生理冒陣入重圍中殺傷百餘人一軍盡沒建州主入城出
示安撫百姓令李永芳收集西兵許以餉人皆斃首隨順諸帥統
兵在外者見城陷俱潰西奔至三岔河南至海上建州兵四出畧

地士民冒鋒矢投崖度嶺旬日無烟火三岔以東盡淪棄三岔以西藩羅既撤廣(甯)亦時時風鶴矣二十五日建州下令漢人赴北城七民歸村堡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軍民造冊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又籍東人爲兵家五人出三人三人出二人隨營給配復殺遼人狀貌可疑者以一帥坐西門點而殺之有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斃其帥諸子持挺共擊殺二十餘人倉卒出不意百姓乘亂走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建州不之追建州主復命王子領衆操標探河淺深遣降將金玉河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已斃首待矣獨東山參曠兵與南衛堅不受命羣聚擊降者李永芳率兵襲之殺戮甚慘四月遼原任監軍道高岫下詔獄瀋遼既陷出携僕逃海州海州城已空三岔河不

守復逃至蓋州有張楊二同知艤舟以待遂渡登萊具揭言不如
棄河西以全力守山海御史劉廷宣劾之曰棄廣甯即棄山海即
棄薊永一惑此言天下事棄矣上命錦衣衛逮繫於獄罷遼東
巡撫薛國用國用奸名鮮實以姚宗文革力舉撫遼日理詞訟細
務以悅人心為主兵事益叢脞至是病免以參議王化貞代之
五月上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袁應泰一戰而敗
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與人若不嚴核何以警後遂謫姚宗文馮
三元等起原任兵部右侍郎熊廷弼命即日就道廷弼辭優詔勉
以君臣大義甚有哀切之詞七月廷弼抵都加兵部尚書經畧
遼東賜勅書尚方劍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發帑金佐軍需賜一
品服宴都城外諸大臣陪餞以寵其行復以兵部尚書王象乾出

鎮薊遼撫馭西人命繁臣高出胡家棟戴罪立功原任主事劉國
縉起陞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陞登萊監軍餉事推官洪敷教陞
職方主事軍前督畫從熊廷弼請也 建州會兵張義姑謀從黃

泥窪趨廣甯遣八要西虜 八月王化貞遣游擊毛文龍復鎮江

已復陷建州兵襲金州下之事詳毛帥東江 十月命熊廷弼出山海關

駐右屯時王化貞涖治廣甯與建州兵相逼而熊廷弼駐山海關

廷弼初議三方布置增登萊津門兵而重兵屯山海關待各鎮兵

馬大集登萊策應齊備然後三方大舉並進化貞則專意河西用

西虜進取謂登津為緩圖會毛文龍鎮江之役化貞氣益亟捷報

獻俘俱不與經畧與聞廷弼謂其亂三方布置之局貽遠人殺戮

之慘經撫益不相能交詆之章日上廷弼負氣侮人朝貴厭之化

貞自任頗壯時多左袒王者而兵部尚書張鶴鳴亦以廷弼疏請
終卜年劉國縉語侵之滋不悅至是上命九卿科道會議部覆遂
專主化貞之說促廷弼出關廷弼怏怏不悅廷弼嘗疏請兵餉又
置其疏不覆廷弼愈怒化貞貽書廷弼請乘銳氣濟河復遼陽不
則亦可保黃甯無事廷弼復書曰我輩奉天征討得一城當守一
城以爲進取之地一戰而復遼陽未可知然守禦之道不可不先
爲謀若但圖掩取爲所迫襲恐後此有不堪言也化貞不以爲然
傳檄河上鎮道將官嚴辦以待走馬廷弼出關語諸將曰此行聊
作河上聲援非催戰也 十二月廷弼率五千人進駐右屯去廣
甯一百五十里御史江秉謙上言廷弼起田間假以節鉞疆場之
事不從中制而數月以來經畧不得措其手足說者曰經撫不和

化貞欲戰廷弼欲守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進戰脫有不捷將何以待之而化貞無一言不聽從廷弼無一言令吐氣彼原不從戰守起見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夫廷弼節制三分則三分戰守當悉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忽進忽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節制廷弼而廷弼未嘗節制三方也是經畧爲具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亦安賴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

二年春正月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願以六萬兵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賞賚遠民賜復十年海內除

去加餉而臣歸老山林於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
復振保不爲河西憂也稍需時日經臣以三路虜之殲敵必矣臣
又願與經臣約怒蛙可式無推戰士之氣勞薪可念無灰任事之
心但過河之後將士有不能破敵逃歸者盡殺之其軍前機宜許
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必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如以臣言爲
不可乞罷臣而需責經臣庶得一意恢復不至爲臣所撓亂也經
畧熊廷弼亦上言請亟如撫臣約乘冰急進免使將士因不戰而
怨并急罷臣以正臣摧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王化貞將
渡河部署諸將以高出守振武胡家棟守盤山杜學伸以車爲守
劉征以騎爲戰應乾左輔出沒柳河牽制之西虜步騎近萬精
銳三千遣同知萬有孚監其軍以鮑承先兵二千五百濟之俟敵

一渡卽直搗黃泥窪經畧兵直至杜屯又恐柳河兵薄復益車兵
步兵預置河上以爲聯絡建州兵臨河欲渡總兵劉渠屯振武飛
書告急化貞猶策建州兵必不敢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引哨
卒過河誘之來以曉騎蹙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二十
日建州兵五萬渡河直逼西平堡守將羅一貫堅守一晝夜攻之
不下被砲擊死者甚衆尸與城平解圍復攻振武化貞未敢出廷
弼以令箭督之且激曰平日之言安在化貞遂命總兵劉渠悉衆
而出以孫得功爲前鋒得功化貞心腹驍將也建州兵進薄陣得
功遠麾兵分左右翼推渠當先出戰鋒初交得功率衆先奔呼曰
兵敗矣渠兵見後帥奔遂大潰渠畧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上
馬中流矢死李永芳復還攻西平使人持幟大呼曰知守城羅將

軍乃好男子，遂降。當共富貴，一貫據城。應曰：「朝廷何負汝，而反豈不知羅一貫是義士乎？」亦樹一幟，招之。永芳知不可得，四面夾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救不至，遂陷。一貫自刎死。孫得功走入廣

留

疾呼軍民宜早剃髮歸順，司命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闕然爭

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文書，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卧内。化貞呵之，朝棟呼曰：「事亟矣，速走可免。」化貞股栗不知所為，疾趨出。所乘馬已為部將盜去，倉皇整行李以二索駝載之。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呵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得功與遼將黃進等遂據城，附建州以黃嶽迎師。過河，化貞所招西虜肆殺擄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老幼於途，蹂躪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閬陽驛，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而哭。廷

弼顧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今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
弼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點募戰不撤廣寶兵於振武當無今
日此時瓦解之勢誰與爲守唯有董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膏鋒鏑
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寶前道張應吾殿後時建州兵已東無
追者故得緩纒以前巡按方震孺在廣寶尚卧未起聞化貞走亦
單騎出奔監軍道牛維耀邢慎言隨之高出胡家棟韓初命從廷
弼走關上惟監軍高邦佐赴松山同事多譏以西走不聽謂其僕
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厚義不偷生誓以死報好收吾骨歸里以
見吾母即莖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等哭阻之不
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語厚曰主人待我厚寶
忍令主人獨死無使令於地下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

厚泣曰我若再死誰爲歸主人骨者乃潛伏草間俟火熄拾骨負背上徒步還得歸莖廣陵邦佐初守永平忤稅璫歸尋起備兵東甯以母楊氏老不忍行母趣穉裝曰兒速趨王事我尚健飯無以我爲憂也至是邦佐死于幼母年八十四二月命速巡撫王化貞經畧熊廷弼革職回籍聽勘初廷弼嫚罵朝貴莫敢抗張鶴鳴既入中樞自以撫黔定亂負豪傑聲與廷弼亟詆不稍避力主化貞議至是廣甯敗御史江秉謙疏糾鶴鳴與王化貞相比熊廷弼相忤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敢於欺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強爲責備既欲驅經畧以出師人不肯副經畧以節制既疏置化貞於廣甯又未嘗駐廷弼於何地事事糊塗種種機械唯知殺廷弼以快其心縱陷化貞而有所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

於失機軍機之罪也。上以鶴鳴方被命視師，不聽其諫，調外鶴鳴復力，毀廷弼謂化貞功罪相等。廷弼有罪無功，廷弼懼回籍被陷，自疏請速時廷議，多排廷弼者。四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會鞠熊廷弼、王化貞、廷弼言起自田間，復任經畧，原議駐紮山海，無駐紮廣甯之命。廣甯失守，罪在化貞，其辭色甚倨，化貞長跪痛哭，言苦惟自知，袖取一揭上紀等好語，慰之。廷弼自請下詔獄，紀等具上經撫獄詞云：「皇上拔化貞於監軍，起廷弼於田間，可謂非常寵遇矣。夫士為知己者死，兩人頗以豪傑自負，宜感恩圖報，同心協力，不濟則以死繼之，不虞其勝氣相加，舉河西拱手讓入，竟以一迷結局也。化貞全不知兵，圖敵而反為敵，乘恃間而反為間，用孫得功輩日侍左右，恬然不悟，唯大

言自謂渡河決戰及枹鼓一鳴敵騎尚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實如
敵徒匹馬宵遁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無謀國之智事已至此安
所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
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亦非小再起經畧廷弼居然以衛
霍自許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其初出春明門即徵有三方控扼
之旨識者已知其無意實矣實矣抵關以後言我兵不宜浪戰西虜
不足盡信語語左券料事之智遠過化貞獨剛愎性成堅不可破
以單毛艾龍功罪一事關繫化貞水火之形既分玩黃之戰遂力
而秣馬厲兵悉置度外迨擊鼓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倉皇飛
檄督戰若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也不知
前矛後盾戰守俱失雖欲引平日不主戰之說以求末減其可得

乎使廣爾告急之日廷弼肯卷甲疾趨提一劍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轉敗爲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先奔山海卽有蓋世之氣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乃會鞫之日廷弼猶刺刺不伏胡不引從前經畧觀之比之楊錦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火一死若厚誅化貞而少寬廷弼罪同罰異非刑也宜用重典以儆將來奏入獄遂定

五年八月詔決熊廷弼於市時東廠太監魏忠賢用事恨楊漣疏切齒楚人謂非封疆事不足以羅織御史楊維垣誣廷弼廣爾失事革金至京賄屬周朝瑞十日四疏以致顧天童劾爲八議之說又托汪文言屬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各遺書求解決計殺廷弼以陪諸人二十一日文華殿講畢輔臣丁紹斌袖中出刊像

遼東傳一冊以獻因指為妖書令詞奏之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
三畏等復上疏激帝怒廷弼竟大辟矣二十八日五鼓有駕帖至
山東司主事張時雍聞之以為必斬廷弼也命獄官紿之出廷弼
已覺從容盥櫛整衣而出曰我大臣也必當拜旨豈得草草步至
庭上欲有所言時雍迎之曰芝崗失陷封疆應得一死尚何言廷
弼嘿然時雍見其拘前懸一執袋問曰何物答曰此謝恩疏也時
雍曰公不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廷弼張目熟視曰此趙高語
也時雍詞塞遂出斬於西市傳首九邊尸棄荒野懸坐賍十七萬
婁陳氏繫辱縣庭長子兆璉迫極自剄女瑚嘔血死

懷宗崇禎元年七月工部主事徐爾一訟故經畧熊廷弼冤曰廣
甯兵十三萬糧數百萬盡屬王化貞廷弼止援遼兵五千耳且屯

右屯去廣甯一百五十四里化貞逃潰獨以五千人大凌河副
之此與慕容垂三萬軍獨全相類奈何與化貞同日道哉乞賜昭
雪為勞臣勸時上方欲以法繩邊吏不聽二年四月江西道御
史饒京請掩熊廷弼遺骸閣臣票旨令家屬收塋帝不許其子兆
璧上書訟寃大學士韓爌揭曰熊廷弼身任經畧因廣甯失陷訊
擬大辟傳首九邊已無餘罪若遺骸不塋則從來國法所未有即
令廷弼今日正法皇上必做古掩骼埋胔之意許其歸塋蓋國典
皇仁並行不悖至廷弼當日罪案始末亦有可言神宗朝廷弼巡
按遼東時邊圍無警廷弼即大聲疾呼人莫之應十年而驗若左
券其可言者一及楊鶴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沒廷弼代鶴在任
年餘築城浚濠脩守待戰廷議以為統於秦凱攻之使去四閱月

而遼亡使廷弼波時在事未必慮國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田間時撫臣主戰廷弼主守羣臣皆是撫而非經廷弼力陳玩師必敗間諜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守右屯撫臣兵十三萬人駐廣甯廣甯潰右屯始與之俱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即不然支持甯前錦義之間扶傷救敗收拾餘燼猶可圖桑榆之晚效乃張皇風鶴偕化貞竝馬入關其意以爲我固常言之言而不聽罪或當末減此則廷弼私心短識扶掖忌之淺衷悞疆圉之大計其殺身而無辭公論者以此然使誅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偕同事諸人一體伏法廷弼九原猶當目瞑乃先以無影賄賂誣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之陷竄既又以刊書惑衆借題

偏殺身死坐贓十七萬尋及妻孥斯別海內才臣志士憤惋嘆息
特以封疆二字未敢訟言皇上之前耳臣等平虛論之自有違事
以來罔上行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舌敝耳聾與人爭言大計如
其家事身事似猶此善於彼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止爲爵祿
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屈撓則生抗違則死乃終不改
其強直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其耿耿使腸猶未盡泯今
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踰三年收葬原無禁例伏乞聖明垂仁詔
從之廷弼始得歸塋化貞時尚在獄追論廣爾失事復斬於西市
以平公論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二終

明史紀事本末補遺卷三

挿漢寇邊

神宗萬曆四十三年八月挿漢虎墩兔聚眾謀犯河西挿漢故元
小王子裔俺答等部君長也嘉靖間俺答日強盛挿漢打來孫與
子土蠻大成等自宣府塞外東徙避之居近朵顏三衛自俺答既
歿晉秩而挿漢求封不得故驕倨恥言脩貢隆慶五年寇連山驛
寇盤山六牛寇長勝堡萬曆元年寇鎮西堡又寇鐵嶺寇鎮甯時
江陵柄政用大帥李成梁於遼左敢戰深入每近邊輒大創去土
蠻生卜彥卜彥生虎墩兔益強盛而邊吏嚴兵備建州力分浸弱
挿漢乃糾三衛時時盜邊脅賞至是以六萬騎分五校入犯廣甯
又犯錦州官兵出大安堡擊之伏發敗堡陷

四十五年五月辛未復虎墩兔市賞

四十七年三月杜松劉緹馬林三路出建州全軍覆沒虎墩兔乘機從佛延寺小盤嶺至虎頭關正北臺駐營距邊十五里遣使挾賞遼東巡撫周永春上言廣寧一線為全遼咽喉之地守備單弱萬一挿漢狂逞於西建州隨繼其後則三韓之危不忍言矣——上命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申飭薊昌邊備

熹宗天啟七年九月都令色令俾乃蠻等降建州其部眾不肯往多西投虎墩兔 十月挿漢虎墩兔取板升以為穴板升華人也嘉靖中叛逆趙全等為鄉道集被掠萬人於澧州灘東西一帶立為板升桑種飲食悉如中國所未易者胡服耳自俺答款後俺答義子恰台吉統之虎墩兔漸強擁眾數萬而板升富庶甚習內地

插漢遠在東偏領賞賈馬必由兩哨既與俺答積累數世會素囊
死卜石兔有其地然幼且弱插漢遂傾巢而西以舊地讓建州陽
稱報仇遂殺哈喇兔直抵殺胡堡克歸化城奪銀佛寺收習令色
令卜石兔西徙避之遂與習令等盟歸化城以合把氣刺麻守之
駐營獨石塞外習令色令以東西兩哨兵馬並澧州灘大小板升
俱獻于插卜石兔走河套插漢西併擺言台吉哈喇慎諸部多潰
散或入邊內避之時插漢浸強然建州頗以其浮貪易餌輕之
命總兵王世忠出關撫賞世忠故南關裔也建州滅南關世忠來
歸與虎墩兔為婚嘗使其營故督師王之臣奏請遣出關從之
懷宗崇禎元年三月虎墩兔殺那木兒台吉尋又與朵顏衛東不
的三十六家伯顏阿亥等部戰於教木林失利殺傷萬餘人時朝

議以東陲多事姑羈縻之然邊吏浸怠弛不設備五月插漢宰生
貴英怡等至宣府新平堡脅賞初約五十騎倏踰數百大譁叅將
方謫崑誘入甕城盡殲之自焚關將軍廟毀牆數仞委虜以自解
貴英恰虎墩兔塔也狡猾善用兵既死新平堡其妻兀浪哈丈帥
眾自得勝路入犯洪賜鎮川等堡拆牆入虜騎已至旅店三十里
竟不時傳烽以喇嘛僧止戰故也特村屯未收欲大同守兵不滿
萬人插漢奄至急收保倚北關為援插騎進圍大同兀浪哈丈領
之其大營可五萬騎屯海子灘則虎墩兔也代王倡士民力守王
知縣獲奸謀二十餘人悉斬之插漢知有備遂分屯四營流掠渾
源懷仁桑乾河玉龍洞二百餘里尋遣使詣總督張曉脅賞曉遣
西僧王喇嘛往諭之時苦旱乏水草我援兵漸集乃退上召廷臣

於平臺問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曰插出口已解嚴矣上問何以
即退大學士劉鴻訓曰寇志流掠頓兵堅城之下知其不久上是
之時朵顏三衛部目束不的與插漢搆兵通于建州總督張鳳翼
檄諭之曰爾始祖都督完者帖木兒以來世世忠順插漢奪爾穴
宜報復然爾三十六家力弱必合順義王乃濟今聞欲與建州通
是自投奔陷也六月插漢虎墩兔欲講賞得勝口上以得勝口無
險狡謀叵測勿許時上銳精邊事欲矯弊更轍以市賞徒耗金錢
叅軍實因卜素沒革其賞雖邊更屢為插漢請竟弗允七月初塞
外屬夷以苦飢請粟不許初廣寬塞外有紗化煖兔貴英諸部薊
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諸部皆我受我賞建州雖強其勢未大
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謂俱通建州盡革其賞諸部皆闕然會塞外

就請票上堅不予且罪闕出者於是東邊諸部落群起毆去盡折
歸建州而建騎直叩宣大矣 九月辛未召廷臣及督師王象乾
於平臺問象乾方畧對曰揅漢虎墩兔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喇慎
白黃台吉俱元裔卜哈皆揅漢分部自黃台吉與揅漢關揅漢不
貢隆慶庚午俺答受封開市揅漢屢掠之去歲卜石兔西走哈喇
慎俱被擒白台吉僅身免東投建州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
吉患死哈部散亡朵顏三十六家今日亦當聯絡與哈喇慎可得
三萬人諸部唯永召卜石兔永最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禦揅漢
上善之是月虎墩兔西擊卜石兔永召卜敗之都令色令宰生合
把氣喇嘛追殺襖兒都司吉能兵馬之半又屯延寧塞外窮兵追
卜石兔而佯請款于督師要求過倍兵部尚書王在晉不敢聞

十二月順義王卜石免通於建州

二年三月朵顏三衛半入於建州東不的求督師索崇煥開羅於前屯之南臺堡互市詔參邊吏俱不可獨崇煥許之蓋是時建州亦紂東不的為害米謀攻薊西也雖有諜報崇煥不之信 挿漢虎墩兔納款 翰林院編修陳仁錫使遼東未出都報建州兵十五萬攻實遠及抵關不見一騎問之曰往朝鮮矣抵南臺堡知朵顏東不的為挿漢買婦女為建州積穀實遠武進士王振遠陳國威入謁仁錫曰東不的居關外陽仇挿漢其實昵之又建州姻也部落不滿萬駐實遠關外者六七千人此地開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備乘夜俺而殺之傅介子所以斬樓蘭也建州哨在東不的部內計四百餘人不持弓矢挿漢遠在漠外馳救不及斬頭寢內敵

氛可息失此機會四月間四汗先至秋冬諸王子盡入必舍遼而
攻薊宣矣仁錫言於闕內道甚壯之竟不果後建州兵入口俱如
二生言 七月插漢虎墩兔兵迫白馬關外擒溫布等卜喇庫不
能拒求寄輜重毋妻於塞內邊吏以聞部議閔其窮請令擇便安
置從之

三年春正月給插漢賞十八萬特建州兵薄都城插漢虎墩兔以
十萬騎抵宣府脅賞括十八萬予之 八月插漢虎墩兔擁兵徧
大同巡撫張宗衡議戰總督魏雲中議款御史白士遴言藉款以
脩守固守以待戰尋插漢引還

五年春正月着力兔以三百騎近塞稱虎墩兔求款總兵曹文詔
定邊副總兵張應昌議未決前總兵孫顯祖有逃丁誘定邊降夷

內應階守東西二門招着力克入之十總張射奎王希武等出城
拒戰曹文詔等合擊斬百餘級遂遁千總李世科陣歿文詔尋奉
檄還靖邊初降丁哈台吉原遼東海西部落海西七歸中國分置
各鎮哈台吉百餘人居定邊堡文詔勅山西盜頗得其力自前塞
告急文詔入秦降丁謂定邊空虛潛購套虜以叛卒文詔力戰遂
之城外定邊以前七月速巡撫宣府沈棻初插漢虎墩兔犯張
家口屯膳房堡沙嶺求款總兵世王世忠巡撫沈棻不及聞即答
書設誓搗以三千金插漢鑽刀誓天監視內監王坤奏之以誓文
中朝廷與插漢竝體上怒逮棻已而召兵部尚書熊明遇於平臺
諭以棻通插漢辱國明遇對曰天語嚴峻臣等不勝惶懼退而思
之亦邊臣處置失平耳於天威無損也且聞建州挾五六萬騎薄

宣府知插漢講折即徙幕而去撫臣嘗與臣書謂以此搗建州之
黨其意蓋亦紆邊患也漢唐英主於塞外緩書皆置不理今此舉
不過中軍都司官與之頽頽講好名王輒拜耳去愈以見天威耳
上以問周延儒伏地不對者久之上乃誦祭成

六年五月插漢虎墩兔合套騎五萬餘自清水橫城分入守備姚
之變不能遏臨河堡叅將張問政副總兵史開先等遁遂薄靈州
總兵賀虎臣以千騎入守詰朝出戰插漢移入屯堡連營數十里
殺戮甚慘尋復西犯延綏與降盜王成功合總兵王承恩擊成功
滅之插漢引去 七月插漢十騎犯延綏靖邊官兵擊却之尋復
犯甫夏其兩哨部落已免等五十餘人來降

七年春正月殺胡堡守備葉逢春報插漢三千騎與降夷相殺自

水口入犯 二月巡撫宣府都御史焦源溥報插漢虎墩兔避建
州達徒部衆離散梯愛亦領千騎歸附建州 三月插套合兵犯

甯夏河西玉泉營總兵馬世龍擊却之 四月新平堡叅將馬鐵

貝誘降夷入市收其弓矢給以軍門巡邊出迎遂驅而殲之上首
功胡騎遂入犯監視大同內監劉文忠奏之保安州陷 牙打兒

漢吉囊等以三萬騎乞降宣大又收降丁五千二百人時插漢虎
墩兔益西徙其部衆約三萬人在獨石塞外投於建州邊吏出塞

襲之頗有斬獲 六月甯夏總兵馬世龍擊插漢於棗園堡斬一
千四百級 七月插漢虎墩兔犯甯夏廣武營官兵擊敗之 八

月總督洪承疇遣兵擊延綏西虜斬四百餘級遁去 九月插漢
虎墩兔往威甯海子駐牧 十一月插漢部目把喇獨兒領部衆

千人收清水河求市大同殺胡堡侍讀倪元璐上言伐交之道無
如用間以今日之勢言之惟得疑東使不收西不能疑西使不歸
東何者插力竭西奔又不能自制其衆使無東向不歸東何歸敵
之情畏死救亡而吾又無能為助雖蘇張復生未能離破之也臣
以為插既苦東而又失賞於我其得因以為利者無過附東入犯
耳然插附東入犯東必厚責其資糧而薄遺以鹵獲故插雖東歸
更益窮困其不能弛心六十萬金錢明矣始吾以其勾東絕賞今
誠能厚要信誓絕於東又為我堵截何難市賞如舊以此餌插即
以此疑東亦一間也已而監視宣府內監王坤報插漢部衆投建
州者千人餘二千人求駐張家口貨買茶米總督宣大楊嗣昌亦
奏插漢部落實有數萬小王子至歸化城俟正月來講賞先求開

市臣意勸之不能拒之資敢應就其計借市賞爲搃縱暫示羈縻亦是一策嗣昌楊鶴之子也

八年春正月哨卒出塞至五藍把喇素之地插漢虎墩兔妻台戶同與目結力友宰生乞慶宰生台什宰生于彼駐牧約三千餘人馬五百餘台戶以前乞市不許再求款大同內中軍孫良弼以聞上以恐有疎虞不得輕信 二月建州兵數萬號十萬自瀋陽西趨河套收插漢餘部建州兵至宣府水泉口虎墩兔妻囊囊台戶率部日二千餘人通於建州謀犯張家口按插漢舊部在遼西領賞天啟七年始西徙糾合套虜屢犯延_○甘肅間部落漸潰散至是虎墩兔死子幼其妻益衰弱不能自立 六月孫顏三衛長昂等三十六家至曾州楊樹川款哨總陳尚義求款 建州兵入河

套收插漢虎墩兔妻及陝西土霸王囊等部萬餘人東行其精騎仍留黃河東岸建州主既收插部置酒高會語其下曰南朝君驕而臣諂兵弱而民窮亡無日矣建州之強先併南北關次併三十六家吉囊諸部東降朝鮮西收插漢自鴨綠北抵賀蘭塞外皆隸其版唯哈喇慎卜石鬼利款市竊處澧灘勢衰微不支矣

年十一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上言建州日強邊并塞外於邊今所存者惟哈喇慎與卜石鬼耳哈喇慎利中國之市故未與合卜石鬼以先倭寇畏怕保中國之邊故處澧灘無事其耳目有事藉其聲援謀伐又正在于此何自斯五臂乎上是之頗獲馬利